

季羡林 顾问
徐如麒 主编

世界散文 传世经典

上卷



团结出版社

世界散文传世经典

（上卷）

顾问 季羨林

主编 徐如麒

团结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荟萃了世界二千多年来最为声誉卓著的 100 位经典作家的 100 篇传世佳作，译文也全是出自名家手笔。它给读者提供了一方鸟瞰人类文学、思想宝库和不同民族精神传统的视窗，是青年人陶冶性情，增进文学、艺术、美学和哲学等方面修养的必备读物，也是忙碌的现代人的一片憩息心灵的家园。

本书由《艺术世界》杂志副主编徐如麒先生编选，全部篇目并经学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季羨林先生圈定。

目 录

苏格拉底的申辩	〔古希腊〕柏拉图(1)
论老年	〔古罗马〕西塞罗(21)
随笔	〔英国〕培根(30)
论出版自由	〔英国〕弥尔顿(35)
对异议派必须采取断然措施	〔英国〕笛 福(39)
一个小小的建议	〔英国〕斯威夫特(52)
观剧	〔英国〕艾迪生(60)
致柴斯特菲尔德勋爵书	〔英国〕约翰逊(65)
优雅而快乐的人	〔英国〕休 谟(68)
论崇高与美	〔英国〕伯 克(74)
世界公民	〔英国〕哥尔德斯密斯(104)
《抒情歌谣集》序言	〔英国〕华兹华斯(111)
伊利亚随笔	〔英国〕兰 姆(131)
论出游	〔英国〕赫兹利特(148)
寒晨早起	〔英国〕亨 特(158)
论《麦克白》剧中的敲门声	〔英国〕德·昆西(162)
论英雄和英雄崇拜	〔英国〕卡莱尔(168)
论弥尔顿	〔英国〕麦考莱(204)

芝麻与百合·····	〔英国〕罗斯金(213)
论今日评论的作用·····	〔英国〕阿诺德(225)
林鸟·····	〔英国〕赫德逊(248)
徒步旅行·····	〔英国〕史蒂文生(252)
贝多芬百年祭·····	〔英国〕萧伯纳(260)
我的藏书·····	〔英国〕吉 辛(265)
笼边杂感·····	〔英国〕卢卡斯(270)
送行·····	〔英国〕比尔博姆(276)
论老之将至·····	〔英国〕罗 素(282)
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英国〕丘吉尔(285)
无知的乐趣·····	〔英国〕林 德(287)
《简·爱》与《呼啸山庄》·····	〔英国〕吴尔夫(292)
地之灵·····	〔英国〕劳伦斯(299)
论无所事事·····	〔英国〕普利斯特利(307)
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信·····	〔奥地利〕里尔克(311)
致父亲·····	〔奥地利〕卡夫卡(313)
诗与真·····	〔德国〕歌 德(351)
美育书简·····	〔德国〕席 勒(365)
关于思考·····	〔德国〕叔本华(388)
英国断片·····	〔德国〕海 涅(396)
查拉斯图拉之序篇·····	〔德国〕尼 采(405)
童年轶事·····	〔德国〕黑 塞(418)
旅行札记·····	〔匈牙利〕裴多菲(434)
被贬低的塞万提斯遗产·····	〔捷克〕昆德拉(443)
草莓·····	〔波兰〕伊瓦什凯维奇(455)
父亲与我·····	〔瑞典〕拉格尔克维斯特(457)
挪威的欢乐时光·····	〔挪威〕温塞特(461)

目 录

随笔·····	〔法国〕蒙 田(469)
箴言录·····	〔法国〕拉罗什富科(484)
思想录·····	〔法国〕帕斯卡尔(488)
书简集·····	〔法国〕塞维尼夫人(491)
品格论·····	〔法国〕中立布吕耶尔(494)
波斯人信札·····	〔法国〕孟德斯鸠(498)
致卢梭·····	〔法国〕伏尔泰(506)
动物素描·····	〔法国〕布 封(509)
致巴黎大主教德博蒙的公开信·····	〔法国〕卢 梭(516)
一七六七年沙龙随笔·····	〔法国〕狄德罗(519)
美洲之夜·····	〔法国〕夏多布里昂(527)
大自然的诗·····	〔法国〕米什莱(529)
论艺术家·····	〔法国〕巴尔扎克(539)
悼念乔治·桑·····	〔法国〕雨 果(554)
我和肖邦·····	〔法国〕乔治·桑(557)
巴黎的忧郁·····	〔法国〕波德莱尔(568)
磨房信札·····	〔法国〕都 德(571)
上法国总统书·····	〔法国〕左 拉(577)
文艺生活·····	〔法国〕法朗士(579)
冷冰冰的微笑·····	〔法国〕列那尔(585)
《名人传》引·····	〔法国〕罗曼·罗兰(595)
认识东方·····	〔法国〕克洛代尔(598)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	〔法国〕萨 特(617)
笔记·····	〔意大利〕达·芬奇(637)
小银和我·····	〔西班牙〕希梅内斯(643)
沙漏·····	〔比利时〕梅特林克(653)
蔷薇园·····	〔波斯〕萨 迪(663)

散文·····	〔阿富汗〕乌尔法特(676)
孟加拉风光·····	〔印度〕泰戈尔(680)
自然与人生·····	〔日本〕德富芦花(694)
武藏野·····	〔日本〕国木田独步(699)
千曲川风情·····	〔日本〕岛崎藤村(718)
我在美丽的日本·····	〔日本〕川端康城(721)
沙与沫·····	〔黎巴嫩〕纪伯伦(734)
给果戈理的一封信·····	〔俄国〕别林斯基(738)
波兰的流亡者·····	〔俄国〕赫尔岑(747)
树林和草原·····	〔俄国〕屠格涅夫(772)
旧日的回忆·····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779)
我不能沉默·····	〔俄国〕托尔斯泰(788)
鹰之歌·····	〔苏联〕高尔基(802)
秋·····	〔苏联〕蒲宁(808)
一年四季·····	〔苏联〕普里什文(814)
回头的浪子·····	〔澳大利亚〕怀特(823)
母亲的诗·····	〔智利〕米斯特拉尔(828)
拉丁美洲的孤独·····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835)
我们的美洲·····	〔古巴〕何塞·马蒂(841)
致富之道·····	〔美国〕富兰克林(850)
不自由毋宁死·····	〔英国〕亨利(857)
独立宣言·····	〔英国〕杰斐逊(862)
惠斯敏斯大寺·····	〔美国〕欧文(867)
美国的哲人·····	〔美国〕爱默生(876)
古宅琐记·····	〔美国〕霍桑(896)
盖兹堡献仪演说·····	〔美国〕林肯(909)
阅读·····	〔美国〕梭罗(911)

目 录

利奥波德国王的独白.....	〔美国〕马克·吐温(920)
编后记.....	(925)

父 亲 与 我

[瑞典]拉格尔克维斯特

派·拉格尔克维斯特(Par Fabian Lagerkvist 1891—1974),瑞典诗人、戏剧家、小说家。主张用质朴的文字和简单的性格表现生活,成为20世纪20年代瑞典文坛上的中心人物。作品有短篇小说《刽子手》,长篇小说《侏儒》、《巴拉巴》等,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195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记得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那时我快满十岁,父亲搀着我的手,一块儿去森林,去那里听鸟的歌声。我们挥手同母亲告别,她留在家里,因为要做晚饭,不能与我们同去。太阳暖暖地照着,我们精神抖擞地上了路。其实,我们并不把去森林、听鸟鸣看作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好像有多么希奇或怎么的。父亲和我都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长大的,熟悉了它的一切,去不去森林,是并不打紧的。当然,我们也不是今天非去不可,只是乘礼拜天,父亲休息在家罢了。我们走在铁路线上,这里一般是不让走的,但父亲在铁路工作,便享受了这份权利。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直接去森林,无需绕圈子、走弯路了。

我们刚走入森林，四周便响起了鸟雀的啁啾和其他动物的鸣叫。燕雀、柳莺、山雀和歌鸫在灌木丛里欢唱，它们悦耳的歌声在我们的身边飘荡。地面上铺满了一层厚厚的银莲花，白桦树刚绽出淡黄的叶子，松树吐出了新鲜的嫩芽，四周弥漫着树木的气息。在太阳的照射下，泥土腾起缕缕蒸气。这里处处充满了生机。野蜂正从它们的洞穴里钻出；昆虫在沼泽地里飞舞；一只鸟突然像子弹似的从灌木丛中穿出，去捕捉那些虫类，而后，又用同样速度拍翼而下。正当万物欢跃的时候，一列火车呼啸着向我们驶来，我们跨到路旁，父亲把两指对着礼帽，朝车上的司机行礼，司机也舞动一只手向我们回敬。这一切都在瞬间完成的。我们继续踏着枕木往前走，枕木上的沥青在烈日的暴晒下正在溶化。这里交杂着各种气味，有汽油的，有杏花的，有沥青的，也有石楠树的。我们迈大步，尽量踩在枕木上，因为轨道上的石子太尖，会把鞋底磨坏的。路轨两旁竖着一根根的电线杆，人从旁边擦过时，它们会发出歌一般的声音。这真是一个迷人的日子！天空晶蓝透明，不挂一丝云彩。父亲说，这种天气是不多见的。过不久，我们来到铁轨右侧的燕麦地里。我们在这里认识的那个佃户，有一块火种地。燕麦长得又整齐又稠密，父亲带着行家的表情观察着它们，随后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态。那时，我对农家之事不怎么懂，因为我长时间住在城里。我们走过一座桥，桥下的小河很少有过这么多的水，河水在欢腾着流动。我们手拉着手，以免从枕木间掉下去。过桥一会儿，便到了护路工的小屋，小屋掩映在浓密的翠绿之中，四周是苹果树和醋栗。我们走进去，和里面的人打招呼，他们请我们喝牛奶。然后，我们去看他们养的猪、鸡和盛开着鲜花的果树。看完了，又继续赶路。我们想去那条大河，那里的风景比哪儿都好，而且很别致。河流蜿蜒着北去，流经父亲童年的家乡。我们通常得走好长的路才返回，今天也一样。走了很久，几乎到了下一个车站，我们才收住脚。父亲只想看看信号牌是否放在不适当的位置，他真细心。我们在河边停了下来，河水在烈日下轻缓地拍击着两岸，发出悠扬的声音。沿岸苍苍的落叶林把影子投在波光涟涟的河面上。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明亮、新鲜。微风从前面的湖上吹来。我们走下坡，顺着河岸走了一阵，父亲指点着钓鱼的地方。小时候，他常常一整天地坐在石上，垂着鱼杆静候鲈鱼，但往往连鱼的影子都见不着。不过，这种生活是很悠闲快活的。但现在没时间钓鱼了。我们在河边闲逛着，大声笑闹着，把树皮抛入河里，水波立刻将它们带走，又向河里扔小石块，看

谁扔得远。父亲和我都快活极了。最后，我们感到有点累，觉得已经尽兴，便开始往家里走。

这时，暮色降临了，森林起了变化，几乎快变成一片黑色。我们加快了脚步，母亲现在一定焦虑地等待我们回家吃饭。她总是提心吊胆，怕有什么事会发生。这自然是不会的。在这样好的日子里，一切都应该安然无事，一切都会叫人称心如意的。天空越来越暗，树的模样也变得奇怪，它们伫立着静听我们的脚步声，好像我们是奇异的陌生人。在一棵树上，有只萤火虫在闪动，它趴着，盯视黑暗中的我们。我紧紧抓着父亲的手，但他根本不看这奇怪的光亮，只是走着。天完全黑了，我们走上那座桥，桥下可怕的声响仿佛要把我们一口吞掉，黑色的缝隙在我们的脚下张大着嘴，我们小心地跨着每道枕木，使劲拉着手，怕从上面附下去。我原以为父亲会背我走的，但他什么也不说。也许，他想让我和他一样，对眼前的一切置之不理。我们继续走着。黑暗中的父亲神态自若，步履匀稳，他沉默着，在想自己的事。我真不懂，在黑暗中，他怎会如此镇定。我害怕地环顾四周，心扑通扑通地狂跳着。四下一片黑暗，我使劲地憋着呼吸。那时，我的肚里早已填满了黑暗。我暗想：好险呵，一定要死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我确实是这样想的。铁轨徒然地斜着，好像陷入了黑暗无底的深渊。电线杆魔鬼似的伸向天空，发出沉闷的声音，仿佛有人在地底下啜语，它上面的白色瓷帽惊恐地缩成一团，静听着这些可怕的声音。一切都叫人毛骨悚然，一切都像是奇迹，一切都变得如梦如幻，飘忽不定。我挨近父亲，轻声说：

“爸爸，为什么黑暗中，一切都这样可怕呀？”

“不，孩子，没什么可怕的。”他说着，拉住我的手。

“是的，爸爸，真可怕。”

“不，孩子，不要这样想，我们知道上帝就在世上。”

我突然感到我是多么孤独，仿佛是个弃儿。奇怪呀，怎么就我害怕，父亲一点也没什么，而且，我们想的不一樣。真怪，他也不说帮助我，好叫我不再担惊受怕，他只字不提上帝会庇护我。在我心里，上帝也是可怕的。啊，多么可怕！在这茫茫黑暗中，到处有他的影子。他在树下，在不停絮语的电话线杆里——对，肯定是他——他无处不在，所以我们才总看不到的。

我们默默地走着，各自想着心事。我的心紧缩成一团，好像黑暗闯了进

去,并开始抱住了它。

我们刚走到铁轨转弯处,一阵沉闷的轰隆声猛地从我们的背后扑来,我们从沉思中惊醒,父亲蓦地将我拉到路基上,拉入深渊,他牢牢地拉着我。这时,火车轰鸣着奔来,这是一辆乌黑的火车,所有的车厢都暗着,它飞也似的从我们身旁掠过。这是什么火车?现在照理是没有火车的!我们惊惧地望着它,只见它那燃烧着的煤在车头里腾扬着火焰,火星在夜色里四处飞蹿,司机脸色惨白,站着一动不动,犹如一尊雕像,被火光清晰地映照着。父亲认不出他是谁,也不认识他。那人两眼直愣愣地盯视前方。似乎要径直向黑暗开去,深深扎入这无边的黑暗里。

恐惧和不安使我呼吸急促,我站着,望着眼前神奇的情景,火车被黑夜的巨喉吞掉了,父亲重新把我拉上铁轨,我们加快了回家的脚步。他说:

“奇怪,这是哪辆火车,那司机我怎么不认识?”说完,一路没再开口。

我的整个身子都在颤栗,这话自然是对我说的,是为了我的缘故。我猜到这话的含意,料到了这欲来的恐惧,这陌生的一切和那些父亲茫然无知、更不能保护我的东西。世界和生活将如此在我的面前出现!它们与父亲那时安乐平安的世界截然不同。啊,这不是真正的世界,不是真正的生活,它们只是在无边的黑暗中冲撞、燃烧。

李 笠译

挪威的欢乐时光

[挪威]温塞特

西格里德·温塞特(Sigrid Undset 1882—1949),挪威女小说家。妇女地位问题是温塞特写作的中心主题。主要作品有《玛塔欧莉夫人》、《珍妮》等。《珍妮》是一部心理小说,文笔生动,描写细腻,温塞特在北欧文学中的地位由此确立。1920至1922年陆续发表了三部曲《克里斯汀·拉夫朗的女儿》,1928年温塞特以这部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挪威人把二月开始的那个古怪季节叫作“早春”。那时太阳连日从纤无点云、一碧如洗的高空照射下来;每天清晨,整个大地结上了一层闪闪耀眼的霜花。过不久,屋檐便滴滴答答化起水来了。太阳舐去了枝头的积雪,人们便可以看见白桦树梢头上开始变成亮晶晶的褐色,白杨树的树皮上也出现了一片预兆春天的浅绿。

道旁篱边,积雪还堆得高高的,田野里雪块照在太阳底下像是堆堆白银,滑雪板压成的小辙,错综交叉,显得格外清晰。成群的鸦鹊衔着细枝在天空飞

翔，已经逐渐开始在修筑去年的旧巢了；他们的聒噪不时划破了冬日的宁静。

太阳一下山，气候便变得刺骨寒冷。白天的回光却还逗留，像燃烧着的残焰，沿了覆着黑丛林的山脊逶迤直达西南。一抹苍绿的光亮在地平线上迟迟不灭。早晨，屋檐上挂着长长的冰柱，接近中午，闪闪的水滴便落下来了。白昼也一天比一天更长更亮了。

对孩子们和年轻人说来，这是一年里欢天喜地的日子。

孩子们从学校回家来，匆匆咽下了饭食——他们要到山里去练习滑雪。他们不捱到第一批星星在天空中闪烁，是不会回家的。吃过晚饭，他们就在长长的山路上滑雪，先从山上沿着有无数急转弯的路溜坡滑行，然后一下子穿过市镇。在这些道路上滑行是件险事，因为路上车辆络绎不绝——有轿车、公共汽车和载重卡车——特别是这些山路都要横穿大街，大街又是直达山谷的唯一要道。母亲们除了提出警告外，简直无能为力：“真得小心一些才是！”孩子们哩，却直截了当地说用不着对他们提这个！没有人为了玩溜坡连命都不要的。

这批孩子究竟在什么时候和怎样温习功课简直难以想象。看来他们多少总还是做的，因为他们在学校里所得的分数，并不见得比上学期来得差。也许在滑雪的季节里，教师们特别宽大一些。冬季里，每个学校都有一次滑雪比赛，孩子们可以跟着他们的体育教师到森林里去作滑雪旅行，就算是上体育课。而且早上进学校之前把功课“掠过”一遍也是来得及的，因为用滑雪板或是瑞典式的“推踢雪橇”只化五分钟功夫就可以到达学校。

“推踢雪橇”是瑞典的发明，没有几年就在挪威大为风行。如果妈妈有事出门，安特斯说要把好“推踢”到镇上去，这句话听来很不礼貌；再说蒂雅每天早晨在太阳下“推踢”杜拉好长一段路，听来也很奇怪。蒂雅没法逼着杜拉带上太阳眼镜，因为杜拉一有机会便把这副眼镜扔到路边积雪里。

常常会发生一些意外事故。滑雪道和路面逐渐磨成坚实的冰块，如今摔一跤可真受不了。全乡好多人家都有孩子躺在床上，他们不是摔了跤用热水捂在膝盖上，便是头部受了轻微的震荡。奇怪的是倒不太有人跌得过分厉害。在那些为各个滑雪俱乐部占用的山头上，那里才是真正进行训练的地方，当然，他们会把新鲜的雪运来垫上，也不会让跳台下面的雪地变得结实发硬，但是森林里的坡道却很可怕，许多这样的坡道是用来高速滑行的。幸而每当这

些坡道几乎不能再滑行时，往往就会连下几天大雪使情况改变——所有的滑雪道又柔软得像天鹅绒般的了。

对成年人来说，这也是个愉快的时光。太阳一天天晒得厉害起来，窗台上的盆栽也有它们自己的春天。挪威人在漫长的冬日里，用出色的窗台盆栽来安慰自己。屋子里充满刚出芽的洋水仙和郁金香的清香。那些用不着开灯就可以吃晚饭的日子总教人兴高采烈——即使第二天碰上吃鱼，不得不开灯，大家还是快活的。

三月总是比二月冷得多，时常有阴黯多雾的天气，偶而还有咆哮的大风雪，一下就是三四天。但是“三月不算太坏，把道路扫清一半”，这虽是句老话，却说得合乎情理。三月没有过完，道路靠南的一边，一条黑土带准定会显露出来。

每天，汉斯至少要晚一个钟点才回家吃晚餐，从头到脚都浸得湿淋淋的，还带一些马粪的味儿。他和同伴们永远经不住在车辙里挖运河的引诱，每到了中午，处处的车辙里都浸满了积水。他们在这些车辙里造水坝，随后就踩进水去试试深浅！

“眼前你可不许再到荷尔姆水塘去，汉斯，”妈严厉地说。汉斯站住了，他正拿起乐器盒子预备去上音乐课。“你听见了吗？”

“噢，听见的，我再也不去那儿了，”汉斯哀愁地抬头盯着妈。“自从上次看见那个可怜的女孩子在那儿滑冰之后，我再也不去了。她扑通一声掉进了水里，可怜的家伙……”汉斯深深叹了口气，这口气好像是从他的灵魂深处发出来似的。

“什么？她怎么啦？”

“噢，我想她现在还沉在塘底里，”汉斯用冷冷的声音说，“她再也爬不上来了。噢，她大喊大叫，妈，我活着一天就忘不了。上次我到恩格尔太太家去，就是那一回看见的。”

“可是，什么，你居然没有想办法——”妈又说下去，简直吓坏了。以后她又比较平静地继续说：“为什么你不去救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荷尔姆水塘任何地方都还没有你腰深。汉斯，汉斯，你真不该到处乱窜，讲这种故事！这是扯谎，汉斯！”

“是吗？”汉斯问。“不过，妈，你告诉我们你和伦希尔德姑姑、西格妮姑姑

小时候的事情，不也是说谎吗？”

“我绝对没有说过，汉斯。除了真有其事，我是不乱说的。”

“你们还是小姑娘的时候，真的坐了轮船到丹麦去，还进过哥本哈根的戏院吗？”汉斯又问，深深感到怀疑。

“当然是真的。知道你外婆的父亲那时住在那儿，我们在假期里去探望他。外祖母的哥哥在哥本哈根，是他带我们到皇家戏院去的。”

“我从来没有坐过轮船。”汉斯看来有些不高兴地说，“我也只到过一次戏院——那次我们看到《勒格诺王和阿斯劳》。安特斯说这出戏实在没有意思。”

“要是复活节我们到奥斯陆去，如果那时演的戏对孩子们合适，你可以去看戏。”

“放心好了，决不会有的。”汉斯说，活像一个不存一丝幻想的人。“但是，妈，你写小说的时候，你不就在书里编排一些故事吗？那么，你就在说谎，不是吗？”

“至少我们是靠这些书维持生活的，”妈敷衍着，接着不得不笑了起来。“大家都知道书里的话并不是真的，不过是说事情该是那样的就是了。”

“那么我想我也可以学着写些好书，”汉斯轻松地说，“因为我可以想出许多故事来，我能吗，妈？”

“日后再看吧。现在快走——已经是五点零五分了。你不许到荷尔姆水塘那里去，不许去滴水，听见吗？”

“但是，妈，刚才你自己还说那儿水不深，不会淹死人。”汉斯笑了，在妈还没有机会说什么之前，便冲出门外溜走了。

四月，山谷里积雪当真溶化了。菜园背面山坡上枯萎的草坪露了出来，那一小块光秃秃的土地一天比一天大。花园里去年圣诞节使用过的滑雪跳台，现在只剩下两堆脏雪。这里，那里，任何一处雪化了的地方，妈会找到手套、帽子和围巾——每次她到花园去散步看看雪绣球和水仙有没有出芽，都能拾到一些东西。

安特斯和她一块去散步，他喜欢花，也喜欢他家的花园，只要不差他干这干那。但是把小沟旁第一朵蓓蕾初放的鲜艳的款冬花，和小溪对岸赤杨林边第一批白头翁花带回来给妈的，总是安特斯。

山谷里遍响着流水的琤琮。溪沟里春水泛滥。夜里天气还是冰凉的——流过花园的那条小溪拂晓前就抑低了它的声音，溪边的薄冰刚结上就为流水冲碎，发出银铃似的叮铃声。早上，放出去的狗立刻冲向小溪去喝那股带泥的流水，在湿漉漉的枯草上打滚，奔向花园尽头的那株大白桦树，向那些住在枝头的喜鹊吆喝——喜鹊也毫不示弱地还嘴叫着。但是在深山里，还留着一条完整的滑雪道，到复活节，就有一批新来的游客涌向山上的旅舍。每星期天早上，安特斯一大清早便不见影儿了——他上了山，在那些留有残雪的滑雪道上滑行。

有天早上三点钟，果园里的苹果树间充满了红翼画眉婉转而又嘹亮的歌声。天空泛出淡淡金色的曙光，亮得有如白昼。红翼画眉不过是路过这儿——一旦能在森林里觅得食物，它们便飞走了。在屋子附近过冬的山雀，靠圣诞节留下来的干草束过着悠闲的生活，现在也一对对飞出去闲游，帝——帝——都——，帝——帝——都地唱着，在鸟屋里穿进穿出，寻找它们做窝的地方。有天，花园里化了雪的地方飞来了几百只鹏鸟，是到这儿来等候他们的配偶的——这一类的雌鸟总要比雄的晚一星期从南方飞来。妈和蒂雅把干谷散给它们吃，还把猫关在屋里。但是要在春天把猫关在屋里，真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农民都说栗色猫善于捕鼠不会捉鸟，对雪雪福说来真是再对不过的了。但是雪雪福装得仿佛世上再没有比猎鸟更引不起他的兴趣的事了。有一天它突然失踪，不再回来。孩子们认为它是出去求爱的。最后消息传来，说是伦特农场的雇工开枪打死了雪雪福。他看见这只猫正在谷仓后面大嚼伦特太太养的几只小鸡。那么，看来雪雪福倒是个伟大的猎人，只是他机灵得永远不在家边猎食，却到别处去作掠夺的远征。

“至少，他死得真像一只雄猫，”安特斯说。

但是汉斯却为雪雪福掉了眼泪，妈也觉得不安，生怕杜拉会因失掉心爱的猫伤心。

每天，在这个小镇里，可以越来越清晰地听得激流的怒吼。沿河一带笼罩着一条白绸似的烟雾，绕到大街的桥下，这阵雾便像细雨似的洒在行人的身上。

有天星期日中午，安特斯从山间滑雪回来，帽子里兜着蓝色的白头翁花